

苍木合围,钟灵毓秀。驻足望去,正门上的青瓦飞檐掩映在翠叶之间。大门洞开,上挂黑匾一块,金字赫然写着“三苏祠”。

这座祠堂历史悠久,从落成开始,历朝历代的地方官员都曾修葺扩建。读书人把它奉为圣地。当地人也以此为荣,希望文家的灵气能滋养后世人。遗憾的是,祠堂古迹在明末一度毁于战火,好在清代之后又涅槃新生。如今,“三苏祠”已蜚声海外,游人络绎不绝。

庭院里有两株高大参天的古银杏树,据说已有七百多年的树龄。银杏树的枝条很长,青绿的树叶一簇一簇地瀑布一般在空中飘动,阳光就像碎玉一样撒下来。穿过院里的古树,就到了门厅,同样是青瓦立柱的古典结构。厅里的立柱上一挂着一副对联:“萃父子兄弟于一门八家唐宋占三席,悟骈散诗词之特征千变纵横识共源”。北宋时期,眉山文化氛围浓厚,教育资源丰富,不仅拥有中国古代著名私家图书馆“孙氏书楼”,还是全国三大雕版印刷中心。当地书院教育十分发达,苏、程、石、史四大文化世家渊源深厚。两宋年间,眉山出进士 885 人,超过了成都府,居川中第一。宋仁宗称赞:“天下好学之士皆出眉山”。

在当时,苏轼是文坛领袖,在后世,他是唐宋散文八大家。苏轼参加科举殿试所写的策论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,就以高旷清逸的文风震动了主考官欧阳修。欧阳修对他称赞不绝:“此人可谓善读书,善用书,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”。苏轼的文章推动了北宋文坛的发展,如“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”,诗词也是千古一绝。他的学识

嘉陵江在川北群山间劈开一条蜿蜒的航道,江口镇便枕着这滔滔江水,守着古蜀道上的千年渡口。始建于唐天宝十五年(756年)的马道院,现存建筑为清乾隆四十六年(1781年)昭化五品正堂集资重建,坐落在江边,青砖黛瓦的飞檐挑着流云,仿佛还在凝视眼前那片被荒草吞没的码头遗址——那里曾是南来北往的商队歇脚处,是古蜀道水路与陆路的交汇点,也是岁月留下的无声诗行。

马道院前门的院坝里,两棵古树静静伫立。在镇上两位八十多岁老人的带领下,我们驱车来到这里。刚一下车,蝉声如同因于缝缝的精灵,振翅鸣唱,此起彼伏。墙角苔藓如铜绿斑驳,层层叠叠,铺满岁月的痕迹。远远望去,树冠浓翠如云,阳光穿过枝丫缝隙,洒下细碎光斑,似浮萍轻摇,光影游移,如梦似幻。

然而走近细看,我却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——其中一棵树,早已枯死多年。

树皮皴裂纵横,如同老龟背甲,沧桑而沉静。原本是树冠的位置,如今布满藤蔓,它们从树心钻出,紧紧缠绕朽木,盘旋而上。新芽与枯枝交错,织成一张复杂的生命网,仿佛一场永不停息的角度。最粗的藤茎有孩童手臂般粗壮,蜿蜒之处如蟒蛇吞象,充满力量;攀缘之时又如蛟龙戏珠,灵动非常。这些藤蔓,硬生生地将枯树的形骸撑做了自己的骨殖,将死亡的寂静转化为生命的蓬勃。

我伸出手,指尖刚触到树身,便感到一阵奇异震颤,仿佛枯树与藤蔓间有种神秘的共鸣。藤叶在风中沙沙作响,宛如有人在暗处翻动着古老的线装书,发出窸窣窸窣的声响。

此情此景,令人恍惚。我不禁想起莫言笔下那些游荡在高密乡野的魂灵,它们总是爱附着在生死之间,徘徊于阴阳边缘。眼前的藤缠树,何

秋高气爽的9月15日,我们怀着满心的期待,踏上了前往南部县宏观乡四甲坪尚书故里的征程。这里是北宋吏部尚书蒲宗孟、兵部尚书蒲宗闵的故乡。

宏观乡,旧称老鹤场、老观场,原辖二十个村,其中十六个村住着八千多蒲氏子孙,素有“老观赶场无外人”之说。

为缅怀先祖功德,清咸丰年间,蒲氏族贤们修建了尚书祠,尊蒲宗孟、蒲宗闵为“尚书祠始祖”。后来,尚书祠被列为“四旧”,横遭拆除,令人痛心不已。幸逢盛世,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,蒲氏后裔齐心协力,今天,一座四根四方柱的花岗石尚书牌坊拔地而起,宛如历史的丰碑,傲然矗立在世人眼前。

蒲氏家族,堪称官宦世家的典范。蒲宗孟与蒲宗闵这对同胞兄弟,同榜进士,荣耀加身。往上追溯四代,

游三苏祠

□ 刘一骄

在一生中不断丰富完善,受到了多家思想的影响。他初出茅庐,是以一个典型的儒家志士身份,积极入世,以天下为己任。而他的仕途几经坎坷,又能择道家和佛家的思想精华充盈己身,这都反映在他的诗词作品中。所以,他的诗作既有宋代哲理诗的乐趣,也有天马行空的浪漫主义色彩;既有心怀苍生的鸿鹄之志,也有超然物外的逍遥神思。

苏轼的词一扫北宋词坛矫揉旖旎之作态,开豪放派之先河。书法上,他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首,崇尚“我书意造本无法,点画信手烦推求”。绘画上,他是文人画概念的首创者,钟爱王维的诗画,“味摩诘之诗,诗中有画;观摩诘之画,画中有诗”。苏东坡的全才并不只在诗词散文、书法绘画,不论农业、水利、医药、经学、军事、音乐,烹饪还是养生,他都登堂入室,颇有造诣。在杭州,他疏浚茅山、盐桥二河,治理西湖,修筑“苏堤”,解决水患问题。苏轼一生在十地为政,兼济四方百姓,抗拱守城、整顿军队、兴修水利……

三苏父子同登唐宋八大家之列,人称“凝练老泉,豪放东坡,冲雅颖滨”。门厅上方的牌匾写道“文献一家”,融通贤,称赞三苏一家文章辉煌古今。迈出门厅,迎面是一座大殿。远远看见殿内一尊高大的坐像身着红衣,头戴乌帽,右手抚须,神态作沉思

状,正对着围观的游客。这座大殿内共有三座神龛,正中红衣塑像就是苏洵,苏轼和苏辙则紫衣供奉于一右一左。殿上高悬三块牌匾,中为“是父是子”,右为“文风鼎盛”,左为“文章气节”,匾上的文字都是清乾隆年间题写。在殿门和殿内的立柱上,还挂有三副对联,称赞苏门父子的文品与人品为后世表率。苏氏家族渊源深远,祖上曾经是东汉命官。苏洵一脉的始祖苏章,任东汉冀州刺史。苏章之后,唐代苏瓌、苏味道的后人分成了蜀派、闽派和眉派。苏味道就是眉山苏轼的始祖,官至同凤阁鸾台平章事,两度跻身相位。同时,他与杜甫的祖父杜审言,连同崔融、李峤称为文章四友,是初唐诗人、文学家。苏洵就是苏味道的第七代后人。

飨殿之后,来到又一处四合庭院。正对飨殿的堂屋里,也有一尊红衣塑像,与苏洵像姿态仿佛。从四合院的左侧向外望去,闪闪烁烁的水面把粼粼的阳光透射进来。一座“快雨亭”供游人休憩,亭外是无边的荷池。飨殿所正对的大殿,名为启贤堂,供奉的就是眉山苏氏的始祖苏味道。四合院内,堂前左侧有一对镇馆之宝。四方木质栅栏围圈的地上,是一口石井。井口用六块白石砌成,略高于地面,石表覆盖了一层细密的青苔,井壁内攀附着零星藤草。往井内看去,水位并不很深。石井旁边的泥坛里有

马道院的藤缠树

□ 张忠仁

尝不是如此?听老人说,这株枯树原是历史上一位僧人自远方带回的树种,因沾染佛门真气,即便枯萎也不腐不朽。

藤与树的这场角力,究竟持续了多少个春秋?或许只有岁月知晓答案。当老树最后一片叶子飘落,藤蔓的卷须便顺着气根悄然爬上树杈。它们用新绿覆盖枯黄,以柔软挟挟刚硬,宛如戏台上水袖翻飞的伶人,将死亡演绎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生长。

如今,藤叶在枯枝间织就了一袭翠色袈裟,远远望去,竟比真正的绿树更加葱郁,更加充满生机。

暮色渐浓,最后一线夕照缓缓爬上藤蔓。那些翡翠般的叶片瞬间镀上了一层金边,宛如古寺壁画中飞天的飘带,轻盈而又绚丽。一只蝉蜕卡在树缝中,薄如蝉翼的躯壳映着霞光,竟比活物更显通透,仿佛承载着生命轮回的奥秘。

这一刻,我蓦然惊觉:我们人类,又何尝不是寄居在时光里的藤蔓?我们借着先人的骨血攀缘而上,吮吸记忆的汁液生长,待到有一天自己也成为枯枝,自然会有后来者沿着我们的足迹,续写生命的绿意。

风起,藤叶簌簌作响,如诵经声回荡。我想,老树的魂魄大约早已化作春泥,融入这片土地,却又在藤蔓的脉络里继续流淌,延续着生命的力量。

站在这里,我分明能闻见檀香混着朽木的气息。那香气里,既有千百年前僧人焚香祝祷的虔诚,也有千百年后藤须暗处萌发的生机。生与死的

界限,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泾渭分明,它们交织依存,共同构成生命的循环。

这座马道院历经千年,见证了无数变迁。据传,唐玄宗为避安史之乱幸蜀时,曾途经江口镇,或许那时,马道院也迎来了它辉煌的高光时刻。想象一下,当年僧侣们怀着虔诚之心,为这位落魄的帝王祈福,而那株如今缠绕着藤蔓的古树,或许也曾被皇族瞩目,沐浴过皇家的荣光。

到了清代,马道院内立起了《禁戒碑》,“因刘万恒夤夜砍伐栢樹二株,有河東河西約保,會同六姓施主人等在院理論,處罰演戲二本立碑……”“一議無知小人砍伐樹木者罰演戲二本;一議無知婦女砍伐柴草者罰燈籠二本;一議本院住持无故砍伐樹木賣者照前處罰……”碑文详细记载了当地人保护古栢的事迹。嘉陵江东西两岸六姓乡民,因有人偷伐栢树,便在马道院内立下了严格的乡规民约,严禁砍伐,违者必受重罚。

这份对古树的珍视,跨越了时空,与如今藤蔓对枯树的依附遥相呼应,深刻地体现了当地人对自然与传统的敬畏之心。

马道院周边,还有多棵古栢,其中最挺拔、最古老的一株古栢距今已有1250余年的历史。清代剑州知州乔钵在《宿马道院赠古栢——栢三十围》中描写到“此栢同吾栢,谁能稽代朝”。它们与这株枯树及缠藤一同,构成了江口镇“嘉陵南下小溪斜”独特

尚书故里行

□ 冯忠良

皆为朝廷命官。高祖蒲茂璜,曾为彭州判官;曾祖蒲颖士,是保宁府教谕;祖父蒲伸赠为大理评事;父亲蒲师道更是蒲氏第一位进士,官至太常丞。牌坊上“河东蒲氏府父子三进士,蜀北大成村弟昆两尚书”这副对联,便是蒲氏家族辉煌历史的生动写照。

当年,颖士祖迁徙至此,开基立业。他嗜书如命,修建了南部县第一座私人藏书楼“清风阁”。历经几代人的传承光大,到蒲宗孟、蒲宗闵二祖时,已藏书万卷。后蒲宗孟重建清风阁,声名远扬,赢得文人雅士纷纷寄诗相贺。宗孟祖留下的“寒可无衣,饥可无食,书不可一日失”,更成了蒲氏子孙铭记

于心的训诫。在这种浓厚的书香氛围下,两宋时期,南部县蒲氏便有十七人高中进士。然而,岁月无情,清风阁早已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,原址上如今是大成寺。但牌坊上“百篋书盈阁,千金训泽孙”的对联,依然诉说着后裔对清风阁的深切怀念。

牌坊背面,记载着蒲姓源流及家族的千年传承。上额主匾“揖让传家”,讲述着蒲姓始祖蒲衣子的贤德故事。他是上古贤人,尧帝、舜帝的老师,舜帝欲让天下于他,他揖让不受,其清高品德,彪炳千载。下额匾铭“孝德齐天”,彰显着蒲姓血缘始祖舜帝的孝行。作为“二十四孝之首”,他的故事传

一截低矮的枯木,枝条都已不在。树干虽然粗壮遒劲,然而干黑发黄,似乎有千疮百孔,径直歪向一边。这两个景致名叫“苏宅古井”和“黄荆树”,由于明末战火,古井成了苏氏故居留下的唯一遗构,黄荆树相传为苏洵手栽,也在烟火中焚毁。这千年古井和千年黄荆被后人视为三苏祠祥瑞之宝,多年前由于取水不便,当地人经常从井里打水使用;如今,黄荆树也从土里抽出了细长的枝条,老树外的新枝蓬勃地生长着许多锯齿状的绿叶。

启贤堂内的苏味道塑像上,牌匾写着“奕世荣昌”,希冀子孙后代繁荣昌盛。三苏的成功,也许受到祖上辉煌事迹的感召,但苏家代代相传的优良家风一定更有裨益。苏门一贯传承“读书正业、孝慈仁爱、非义不取、为政清廉”的家风。天祖仗义,“以侠气闻于乡间”,曾祖慷慨,“以好施显名”,祖父长于交际,“薄于己而厚于为人,与人交,无贵贱皆得人欢心”,伯父品格高尚,“忠信孝友,恭俭正直”。父亲二十七岁发奋读书,“善与人交,急人患难”,母亲程夫人“勉夫教子,底于光大”。苏轼两兄弟生长在名门望族的文化氛围里,自幼受到潜移默化熏陶,博学笃志,发奋读书二十年,最终名动京城,诗词文章独步天下。

在启贤堂背后,林木环绕的空阔广场内,一尊活灵活现的苏东坡坐像立在浅池上。只见他左腿盘起,右腿撑地,左手拄着一块巨石,右手搭于右膝,含笑遥望远方。苏轼一生足迹遍布天涯海角,其精神境界与品格,纵使被贬儋州,并未如诗中所写“小舟从此逝,江海寄余生”。

的自然与人文景观。

这些古树,如同历史的见证者,静静伫立在这片土地上,诉说着一个关于生死、信仰与传承的故事。

离开马道院时,暮霭中的树影愈发朦胧。然而,藤蔓依然在无声地疯长,它们将枯树的遗骸缠成了一座翡翠浮屠,闪烁着生命的光辉。或许,等到下一个甲子轮回,当藤茎也变得老态龙钟,如同虬龙般盘踞,又会有新的生命循着它的脊骨攀缘而上。就像那奔腾不息的嘉陵江水,裹挟着黄土一路向前,而黄土里沉淀着先民的骨殖,在岁月的滋养下,终究会开出新的花朵,绽放出生命的绚烂。

陆港的夜

□ 吴群芝

岁月平静如水,麋鸟高飞
集装箱排列在五溪岸边
这些和铁轨一样
无限延伸的曲线,与舞水河
错落交织,它们像两种
不同的笔迹在同一张纸上相遇

“晚霞滴落的站台上”
班列时刻表卷起雷鸣
有人用铅笔圈出时间
像当年母亲在心中标记
每一个赶集的日子

我喜欢把古老的歌谣装进铜锅
而新的织布机,已比我们

早一步学会另一种语言
英语,越语,泰语
控制室的电子显示屏闪烁
调度员说起中亚的小麦
东盟的水果,以及
麻阳冰糖橙,云南蔬菜……
如同说起自家地里的收成

陆港的夜景,汽笛穿过云雾
通往波罗的海的航迹
在电子地图上闪烁延伸
当国际班列驶过雪峰山
有人听见大庾梁歌,辰州号子
跟着轮轨规律的节奏
从这里传向未来和远方

颂万年。主柱对联“得姓蒲衣逊让岐嶷炳千载,血缘虞舜明德孝善传万年”,边柱对联“两朝金奎殿;千古帝师堂”,无一不在告诫后人牢记蒲宗德、铭记家族的荣耀。花板上的“蒲阪城”“河东郡”,更是点明了蒲姓的起源,那是家族根系所在。岁月流转,蒲姓在河东郡繁衍壮大,成为望族。

前行约300米,便来到了神道碑园下方的尚书祠。尚书祠属异地重建,祠中塑像为蒲宗孟、蒲宗闵二祖。据史料记载,蒲氏家族还与北宋陈氏三状元、“三苏”家族结下了亲密的姻亲关系。

神道碑园背面是金鱼山,前方约200米处,曾是蒲宗孟的墓址,对面的蟠龙山则是蒲宗闵的长眠之地。我们来到老观场桥头,用无人机进行了拍摄。昔日的蒲家故居已被现代建筑所取代,唯有沿河的悠悠清风,带着人们对蒲氏两尚书的无尽思念。

最早关于成都的印象,是儿时外婆经常挂在嘴边的儿歌:“胖娃胖嘟嘟,外婆带你上成都。”

成都是啥样,外婆说不清楚,让她老人家带我上成都更不可能,因为她从来没有去过成都,只是偶尔从罗江来德阳看看外孙,更多的时候是生活在罗江,罗江离成都更远。再说当时的交通又不像现在这样方便,哪能上说成都就上成都呢。

后来,我的堂姐一家在成都工作生活,大娘就偶尔带我这个胖侄儿上成都。姐姐家在杜甫草堂附近,从德阳到成都后再坐无轨电车到通惠门,或者坐公交车到青羊宫,从青羊宫到杜甫草堂还得走好长一段路。经常是第一天到了就累得不想动了,第二天才动身去逛了杜甫草堂。

那时候,青羊宫还未对外开放,只知道文化公园里有年青羊宫。文化公园最热闹就是每年春节的灯会了。那真是人山人海,前胸贴着后背,经常听到广播喇叭喊,谁家的娃娃丢了,快到广播站来找领。如果走丢了,马上去找广播站,是大娘的叮嘱,也是成都留给我最深的印象。

听大人们说,成都最有名的地方就是春熙路、盐市口,初中的时候,与几个同学结伴到成都,就是找不到春熙路、盐市口,只有反帝路、英雄口,后来才知道,有一个时期反帝路就是春熙路,英雄口就是盐市口。

一九七八年参加高考,我的成绩上了高考体检线,虽填了志愿表,却未被录取,于是跑到四川省招生办去查询。省招办的高考咨询点设在一环路外的四川省军区招待所,原来是招生政策等原因未被录取。大学梦断,虽然抱憾终身,却也因此记住了这个地方。

没想到,几年后的一九八三年,我们单位(中国第二重型机器制造厂)与四川财经学院联合办了为期一年的财务干部培训班,地点就在这个省。一到成都,几个好吃嘴必定要去啃过瘾。其实,盘飧市最有名的川菜是开水白菜,这道菜应该是成都留给我最好的美食记忆了。印象最深的还是骡马市那座天桥。因为是成都几十万青少年和市民捐资兴建的,这座天桥被命名为“未来号天桥”。中国足球甲A时代,每到周末,四川全兴队的比赛散场后,包括我这样的外地球迷不是马上出城回家,而是先上天桥和成都球迷一起,在天桥上上吹风也吹牛,说到全兴队谁谁进球的时候,不由振臂高呼:“马儿、闷墩(姚夏)、魏大侠雄起”,真的是激情似火,仿佛桥中心的火炬雕像都在燃烧,那是何等的惬意。当球迷们边下天桥边喊:“余东风下课”的时候,已经各奔东西了。

在成都体育场,四川体育馆建成之前,成都最大的体育馆应该是梁家巷附近的城北体育馆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,这里曾经举办过一场大型演唱会。当时我恰好在成都,虽然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四十多元,还是花三十元钱买了一张演唱会的门票,第一次走进了城北体育馆,感受了一下多位著名歌唱家在这里引吭高歌。二零二三年八月,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的武术比赛,就在城北体育馆进行,也是本届大运会第一枚金牌诞生的地方。武术比赛结束后第二天,我再次走进了城北体育馆,感受了一下大运会的“气氛”,望着当年第一次听音乐会的看台,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,这一晃四十年,就像一条彩带将过去与现在紧紧连在一起。

成都这座活力无限的城市,真的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。一个德阳人对成都的记忆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,从沱江欢唱着向前,最后融入长江。

回家的路好比踩不断的铁板桥,始终架设在我和故乡之间;更像一根纽带,一头拴住游子的心,一头连着父母的牵挂。

有人说,故乡回不去了。其实不然,那只能说明你已忘记了回家的路。证明路不在你心中,也不在你脚下。记得诗人汪国真在《山高路远》一诗中这样写道:“没有比脚更长的路,没有比人更高的山。”是啊,我在回家的路上翻过一山又一山,路一直在我脚下,二十多年我都没有退婚。如今,回家的路不再漫长,我将一直走在回家的路上。

一个德阳人的成都记忆

□ 刘蓬莱

工厂,我曾经在这里搞设备安装调试工作了近半年。当时,晚上从德阳坐火车到成都,再从火车北站坐5路无轨电车到九眼桥附近的龙舟路。但是,九眼桥到望江化工厂的公交车已经收车了。好在九眼桥沿龙舟路到望江化工厂也就三站,于是在路边的烧腊摊摊上,花五毛钱买一个卤猪蹄子边走边啃,一个猪蹄子啃完,望江化工厂也就到了。

说到卤猪蹄子,不由想起东风饭店(现在的四川宾馆)后面盘飧市的卤菜,那真是卤菜中的卤菜,犹如战斗机中的歼-20。只要一到成都,几个好吃嘴必定要去啃过瘾。其实,盘飧市最有名的川菜是开水白菜,这道菜应该是成都留给我最好的美食记忆了。

印象最深的还是骡马市那座天桥。因为是成都几十万青少年和市民捐资兴建的,这座天桥被命名为“未来号天桥”。中国足球甲A时代,每到周末,四川全兴队的比赛散场后,包括我这样的外地球迷不是马上出城回家,而是先上天桥和成都球迷一起,在天桥上上吹风也吹牛,说到全兴队谁谁进球的时候,不由振臂高呼:“马儿、闷墩(姚夏)、魏大侠雄起”,真的是激情似火,仿佛桥中心的火炬雕像都在燃烧,那是何等的惬意。当球迷们边下天桥边喊:“余东风下课”的时候,已经各奔东西了。

在成都体育场,四川体育馆建成之前,成都最大的体育馆应该是梁家巷附近的城北体育馆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,这里曾经举办过一场大型演唱会。当时我恰好在成都,虽然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四十多元,还是花三十元钱买了一张演唱会的门票,第一次走进了城北体育馆,感受了一下多位著名歌唱家在这里引吭高歌。二零二三年八月,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的武术比赛,就在城北体育馆进行,也是本届大运会第一枚金牌诞生的地方。武术比赛结束后第二天,我再次走进了城北体育馆,感受了一下大运会的“气氛”,望着当年第一次听音乐会的看台,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,这一晃四十年,就像一条彩带将过去与现在紧紧连在一起。

成都这座活力无限的城市,真的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。一个德阳人对成都的记忆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,从沱江欢唱着向前,最后融入长江。

回家的路好比踩不断的铁板桥,始终架设在我和故乡之间;更像一根纽带,一头拴住游子的心,一头连着父母的牵挂。

有人说,故乡回不去了。其实不然,那只能说明你已忘记了回家的路。证明路不在你心中,也不在你脚下。记得诗人汪国真在《山高路远》一诗中这样写道:“没有比脚更长的路,没有比人更高的山。”是啊,我在回家的路上翻过一山又一山,路一直在我脚下,二十多年我都没有退婚。如今,回家的路不再漫长,我将一直走在回家的路上。